

● 博格达文学丛书

# 山围故国

赵光鸣长篇小说

赵光鸣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格达文学丛书

# 山围故国

赵光鸣长篇小说

赵光鸣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围故国:赵光鸣长篇小说/赵光鸣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725-2

I. 山…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8648 号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 总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内 容 提 要

十月革命后，白俄军及难民大股向中国境内溃逃，狼山烽火由此燃起，各种势力纷纷登台，明暗较量，一触即发。小说以宏大的叙事笔法，尽展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着力塑造各色人物，情节迭宕起伏，形象饱满生动，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穿透力，为作者新近贡献于世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 目 录

- 要塞燃起狼烟 / 001
- 将军府里的将军 / 006
- 前侍从官秘事 / 014
- 澡堂疑云 / 028
- 没有祖国的人们 / 036
- 马合烟与壮行酒 / 046
- 将军的拉郎配 / 053
- 异国的恋人和流浪汉 / 061
- 白俄姑娘的投怀送抱 / 071
- 最后的晚餐与房事 / 080
- 遣散大队出发的日子 / 091
- 山间道满眼都是秋凉 / 098
- 萨吾尔台地上的阳光 / 105
- 蓝色苏武海子 / 113

- 将军府来了不速之客 / 126  
三棵树 / 131  
将军与将军的会晤 / 139  
特派员鲍特金同志 / 150  
吉良渡凶店 / 157  
火烧沟哗变 / 168  
仇恨与抢劫 / 179  
寂静的群山 / 187  
雪落在古牧地营地 / 197  
帝俄军人之梦想 / 205  
告密者被勒死在天津澡堂 / 209  
为爱而选择离别 / 215  
冰冷世界的一点火星 / 217  
贝母坡之激战 / 224  
战神与游侠之死 / 229  
会馆后殿的枪战 / 234  
勾命蛇花 / 241  
死牢中的营救 / 248  
狼山将军在弥留之际 / 254  
尾声 / 257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唐】刘禹锡

### 要塞燃起狼烟

将军的命令送达要塞的时辰，白俄军再次向狼山开炮。

这一次也是六弹，弹着点几乎和昨天的目标一样，还是在荒山秃岭，那是一堵长着伏地柏和苔藓的陡坡，昨天的炮火，已经把那里炸开了几个巨大的洞，赭黄色的岩石裸露了出来，被炸得粉碎的山地植物狼藉在弹洞四周。白俄军为了向中国的要塞守军炫耀武力和射击的准确，三门大炮同时向那儿再次开火。守卫要塞的官兵都看到硝烟中山岩横飞，陡坡上的那棵山桃树顷刻间被炸得粉身碎骨。

曾无涯和要塞司令关左灿此时正在石头房里观察俄军的动静，瞭望孔正朝着俄境一侧，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军营地的情况。三门大炮的炮口对着要塞偏东的荒山，在炮手们往炮膛里放弹时，那些无事可做的士兵们有的在一旁围观，有几个家伙还朝着要塞这边挤眉弄眼地做鬼脸。那个名叫图里林的中尉军官也在一边站着，这是个脸色有些苍白的年轻人，在白日白草的映照下，他的脸色显得更加的白，但是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却比昨天更加有增无减。

昨天正是他带着两个人到要塞交涉，面见关左灿，要求放行，准

许他们进入中国狼山境。他带的队伍大约有一百人，职务是中尉连长。他说他们进境只是暂避，不会在狼山久留，如果中国守军允许进境，他们的大炮和重武器可以留在要塞，只携轻武器进来。

图里林带的翻译是个结结巴巴的二半吊子，曾无涯就把图里林的意思翻给关左灿听。他的俄语很好，图里林谈话中的每个细微部分，包括语气都被他准确地传达给关左灿，那个二半吊子翻译发现中方有精通他们语言的人后，乐得由曾无涯充任他的角色。

关左灿也粗通一点俄语，但仅是粗通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个白俄小军官，是曾无涯的准确让他看清了他的嘴脸，他不太喜欢这个长着一头银色头发的人，连眉毛和睫毛都是银色的，脸上的绒毛像银粉一样。更不喜欢的是他的傲慢，他是来求中国守军放行的，但做派和说话的口气却像是来下战书的。

有“小官保”之称的关左灿横眉怒目，耐着性子听完了图里林最后通牒式的谈话。

关左灿对曾无涯说：“你告诉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们要敢跨进我边境一步，我让他进两个死一双！”

曾无涯把原话翻给图里林。

图里林冷笑着，说：“等我们的雅可夫将军来了，希望你能对他

说同样的话！”

关左灿也冷笑着说：“就是你们的沙皇来了，老子也是这话！可是你们还有沙皇吗？你们现在不过是一群无路可走的丧家之犬！”

曾无涯翻译这句话时照顾了一下图里林的面子，把丧家之犬换了一个别的说法。

但要塞司令官强硬而且蔑视的态度还是让图里林感到吃惊。

图里林悻悻地说：“我们还没有狼狈到你说的这种地步，无论有没有沙皇，我们永远都是战无不胜的俄国军人！”

关左灿大笑道：“这个人有点意思！被红军打得抱头鼠窜，还能

说出这种气壮如牛的话来！我喜欢他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这一点倒确像个军人！”

会晤不欢而散，图里林回到营地，就命令炮手朝狼山开了几炮。

那时正值黄昏，驻守狼山要塞的关左灿武胜营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夜幕降临以后，关左灿和曾无涯视察各山头阵地，给官兵们打气，临战的气氛也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这个枕戈待旦的不眠之夜，曾无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激昂和亢奋。俄军的炮声像号角一样唤醒了他沉睡的青春生命，他对狼山北部荒原出现的这些俄国军人没有仇恨，甚至有些感激，正是他们让他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

战争不是以枪炮刀剑夺去他人的生命，让敌人血溅沙场，尸横遍野，那是将军们需要的结果，对曾无涯来说，那只是战争的外在形式，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生命的激发和张扬，无论是射杀还是肉搏，都比半死不活的苟活要好得多。

这个渴望摆脱庸常生活的年轻人，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生活感到极其不满，对自己在如履薄冰的境况中表现出来的怯懦、畏缩、圆滑世故和小心翼翼除了不满，还有深度的厌恶。是要塞的军营生活使他的生活有了一点改变，这种改变让他和关左灿这样的真正军人有了一些相通的东西，他开始喜欢这个由无数大山包围的边关要塞了。比起令他窒息的将军府，这里的山野气息真是让他心旷神怡，就连战士营房里的汗臭和脚臭，他闻起来都感到亲切。

关左灿对将军身边的人一直敬而远之，对这个比他年轻整整十岁的青年人一直在冷眼观察。这个临战状态的夜晚让他对将军的前侍从官有了一点感动，他在他脸上看不出畏惧、恐慌，他眼睛里闪现的明亮的神采和亢奋的状态，让他非常喜欢。

关左灿欣赏勇敢的人，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不像一个怕死的人。要塞守卫战真打起来，他会和自己并肩战斗，冲锋陷阵。

因此，两个人第一次有了较为推心置腹的交谈，曾无涯甚至坦

率地说了一些他在将军府里的感受，表达了一番他对志士仁人的钦佩之情。关左灿避开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将军早就怀疑他和新党有染，但为了回应前侍从官的坦率，他也谈了一点对将军治下的狼山的封闭和落后的看法。这些观点无疑也是蔡岳州等新党人士的观点，关左灿说得十分委婉，好像是一个远离政治的纯粹军人的偶尔想法。

意识到这类谈话的危险性后，关左灿立刻打住，因为他拿不准这个年轻人真正的政治倾向，将军的密探无孔不入，谁能保证这个年轻人不是将军派来刺探他的真实看法的呢？

于是，在大夸了一通曾无涯的俄语水平之高后，这位狼山军界的精英关心起了他副手的个人生活，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无涯，你的年龄也该谈婚论嫁了，听说你同马连阔夫的妹妹正在恋爱，有这事吗？”

曾无涯面对他敬佩的人，无法回避，承认确有其事。但是他不想多谈这件事。

他对要塞司令说：“我和金娜认识时间不长，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要塞司令说：“我见过那个女子，和马连阔夫上尉在一起，那可是个金发美人啊！”

曾无涯到狼山要塞后，信使往返于要塞和狼山城，常常捎来白俄姑娘金娜的信，那些信的信封是姑娘自制的，有的绘有心形图样，有的还留着唇印。每封信都有一股淡淡的曼陀罗花的香味。关左灿是个粗心的武人，但副手经常收到带有香气的信，他还是知道的。此前他一直认为，前侍从官年轻俊朗，是个风花雪月的人物，收到这样的信，一点都不奇怪。

关左灿不喜欢带脂粉气的男人，曾无涯所以深怕金娜把这样的信送到军营，每次回到狼山城，都嘱咐金娜不要再写信了，但姑娘还是照写不误。炽热的爱情无法忍受哪怕最短暂的分离，自从心爱的

人到了要塞以后,每隔十几天才能见一次面,不能见面的日子,写信是姑娘表达思念的唯一方式。

曾无涯不想和要塞司令官多谈金娜的事,一是因为关长官实在不是一个谈论这种话题的合适人选,二是因为大战在即,敌方是溃退的白俄军队,而和自己谈情说爱的对象,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姑娘。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原因,是迄今为止,他还是拿不准,他是不是真的爱着金娜?

所以,要塞司令官尽管难得对他的私生活表示了关心,他还是礼貌地岔开了话题,这样的拒绝深谈,让两个人又回到多少有点尴尬的状态。

曾无涯半年前才被将军派到武胜营,任关左灿的副手。此前,他是将军的贴身侍从官。关左灿一直认为,他是将军的心腹,能在将军身边当几年侍从官的人少之又少,曾无涯跟随将军左右五年,不是心腹能被将军容留五年吗?他认为将军派一个心腹到武胜营,是为了在他身边安插一个耳目,这是将军惯用的伎俩。因此他对将军的前侍从官,一直是不冷不热的。

曾无涯有口莫辩,有苦难言,和要塞司令官的关系也就一直处得不冷不热,不尴不尬。

其实,他对关左灿一直是很敬重的,在他没有到武胜营之前,关左灿对他也是赞扬有加的。曾无涯老成持重,能文能武,在将军府里算得上顶正派的人物。很少有人知道他被派出的内情。关左灿不知道他的苦衷,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思想倾向,所以很自然地把他当成了将军的一个棋子,他甚至猜测到,将军把一个心腹派到武胜营,是要曾无涯将他取而代之,夺他的兵权,将军一直怀疑他是蔡岳州的同党。

现在信使来了,送来将军的命令,还有一封信,是金娜的。

将军的命令再次把两人的关系弄得十分尴尬。

白俄两次向狼山开炮，是明目张胆的示威和挑衅行为，关左灿正准备到将军府去面见将军，陈述事态的严峻，但将军的命令却是指名道姓要曾无涯火速赶赴将军府，有要事找他。

曾无涯想不出将军有什么要紧事要找他，他现在是要塞司令官的副手，大敌当前，这才是最大的事，将军要找人了解要塞军情，该找的应是关营长，而不应是他这个二把手。

关左灿看出他的窘态，在短暂的尴尬后，大度地说：“老人家也许真有什么要紧事要找你，你去吧！顺便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他，就说我关左灿誓死与要塞共存亡！我武胜营五百将士决心和来犯之敌血战到底！”

曾无涯说：“如果是汇报要塞军情，应该是关司令亲自去！”

关左灿说：“没有如果，将军让你去你就去！”

曾无涯的心里七上八下，金娜的信，完全没有心思细看，只粗粗地扫了一眼，信是用俄文写的，仍然是满纸的爱意和思念。他觉得这种时候和一个白俄女子儿女情长，实在是不合时宜，就把信收了起来。

### 将军府里的将军

要塞距狼山城约四十里地，曾无涯的坐骑是一匹紫红色的汗血马，不多一会儿工夫，就穿过群山，到了孤城所在的山间盆地。

石头城筑在盆地的东侧，西城门通向出山的峡谷商道，曾无涯进城就近的应是这道城门，但他不想从这道城门进城，宁愿绕道从北城门进去。

西城门的城楼上悬着蔡岳州的人头，一年了，那颗头已经风干成了骷髅，将军不让他下来，蔡岳州就只好在城楼上继续被高高挑着。和蔡岳州的脑袋一起被高挑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的脑袋，一个是谷宣父，一个是万皓云，他们都是新党人士，曾无涯很怕见他们

风干了的遗容。

这几位都是他非常敬佩的人，尤其是蔡先生，更是高风亮节，他们都是立志要改造狼山封闭落后面貌的人，将军不能容忍，就把他们杀了，同时编造了他们要谋反的罪名，为了杀一儆百，还把他们血淋淋的人头高挂在城门上，让志士仁人风吹雨淋，死不瞑目。

他对这种野蛮行径很是反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和新党有了一些秘密接触。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没有人知道将军的这位侍从官思想和立场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曾无涯有十天没有回城了，和十天前相比，城池看上去有了不小的变化，城墙上筑起了沙袋工事，有荷枪的士兵在游弋，城门紧闭，吊桥收住，他在城下等了一阵，吊桥才放下来。城里的气氛好像也很紧张，街上行人很少，店铺大多都关了门，这可能和图里林连的打炮有关，虽然有群山相隔，但边关距狼山城并不远，白俄朝狼山开炮，炮声是可以听得到的。

曾无涯心里七上八下，一路上都在想将军到底有什么事非要找他。将军是个很难琢磨的人，他跟随了将军五年，对将军至今还心有余悸。

紫骝马在没有人的街道上跑得很快，到将军府门前，他跳下马，牵着马从过马厅进了大门，在大院的拐角处找根拴马柱把马拴了，再从一道月洞门进了二院，在这里见到将军府的卫队长王振五，卫队长告诉他，将军不在北大厅，而是在自家后院。

曾无涯最不想去的就是将军的后院，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将军会待在家院里，但既然已经进了将军府，不想去的地方也得硬着头皮去。

北大厅有长廊通向后院，曾无涯对这地方是熟得不能再熟，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到长廊尽头的那道月洞门。半年前从这道门走出去的时候，他就默默希望过，今生今世最好不要再进这道门。想不

到这样快又回来了。

进了月洞门，他把随身带的短枪和佩剑解下交给卫兵。这是将军府的规矩，不管谁见将军都不能携带武器。

月洞门正对着的是一面照壁，绕过照壁，迎面碰上邵南煌，南煌是将军现在的侍从官，曾无涯的继任者，见了他，小声细气地说：“老爷子在上房客厅，正等你呢！”

曾无涯问：“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吗？”

邵南煌笑了笑，说：“你见了他，不就知道什么事了吗？”

曾无涯知道自己问了一句多余的话。以前自己当侍从官的时候，别人若问他类似的问题，他也是这样回答的。在将军身边工作的人，都学会了谨小慎微。

将军坐在宅院上房的一张檀木椅子上，身边是一张缺边少角的古旧八仙桌，桌上摊着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他的黄铜水烟刚被吸过，有余烟在烟嘴口袅袅飘动。以简朴著称的将军穿得像个寒酸的乡间士绅，马褂的袖口上打着补丁，牛鼻鞋已磨损得看不出原色。

将军花甲年纪，微胖，一把山羊胡子，很稀疏，和眉毛一样，都是灰白的。眼睛闭着，像是在养神。

曾无涯小心上了石径，到上房石阶上，轻轻咳了一声。

将军的眼睛慢慢睁开，盯着曾无涯看了一眼，就让他坐。八仙桌的另一边还有一张椅子，曾无涯敬了一个礼，就危坐了半个屁股。曾无涯有点忐忑，偷看将军。将军脸上看不出表情，又捧了黄铜水烟，咕噜咕噜地吸。

将军朝天空吐了两口烟之后，说：“边关那边放炮，这里都听见了，那炮只有俄国人才有，他们的气焰很嚣张嘛！”

曾无涯见将军说的是这事，就松了一口气，忙说：“他们是有点嚣张，尤其那个叫图里林的中尉，很是傲慢无礼！”

将军吁一口气，说：“一个小小的中尉，就敢这么张牙舞爪，他们

的将军要是来了，还不知道要嚣张成什么样子呢！”

曾无涯说：“图里林连好像是雅可夫将军的前锋部队，没有带家眷，昨天到要塞见关长官，要求放行，允许他们进境，说是暂避，被关长官严厉拒绝了，他们朝狼山开炮，是在遭到拒绝之后，炮弹落在荒山野岭，看样子是在虚张声势！”

将军摇头，说：“不是虚张声势，是明目张胆地威胁！他是要告诉中国人，他们的大炮可以落在荒山野岭，也可以落在他们想落的任何一个地方！”

曾无涯危坐起来，说：“武胜营官兵，已经做好了同俄国人血战的准备，关长官让我禀告将军，要塞守军誓死和阵地共存亡，除非全部战死，白俄休想越雷池一步！”

将军眼里就闪出一丝亮光，说：“这正是关营长和我声气相通的地方！让他镇守边关要塞，说明我没有看错这个人！”

将军的神情，忽然变得有些陌生，曾无涯跟随左右几年，第一次看见将军脸上有这样异样的神采。这样的奕奕神采，过去是很难见到的。

将军说：“雅可夫将军带的是八千虎狼之师，还有大批眷属，后面有数万红军追击，走投无路，狗急跳墙，强行闯关早在预料之中！他们真要杀进狼山，武胜营五百将士，就是全部战死，也是挡不住他们的！所以我已经做好了他们兵临城下的准备，我也要拿我这条老命，认真地跟他们赌一把！”

曾无涯十分感动，说：“将军有这样的决心，狼山军民一定会同仇敌忾，拼死保卫边城！边城绝不会陷落！”

将军仰起脸，说：“左宗保出塞，异梓以行，当年是七十二岁，和老爵相比，我还年轻他老人家九岁，他老人家是千古楷模啊！有他老人家在前边，我怎敢苟且偷生！我有好多年没有打过仗了，白俄军要逼我打仗，我裴九龄不能不应战啊！”

曾无涯和将军说一阵话，仍是不得要领，将军找他来，难道说就